

# 源賴朝

吉川英治

袁斌译



人民日報出版社

# 源賴朝

(日) 吉川英治著 袁斌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源赖朝 / (日) 吉川英治著; 袁斌译.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115-1853-8

I. ①源… II. ①吉… ②袁…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 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2426 号

书 名: 源赖朝

作 者: (日) 吉川英治 著 袁斌 译

---

出版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袁兆英 刘晴晴

封面设计: 未 泯

---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11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http://www.peopledail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442 千字

印 张: 24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115-1853-8

定 价: 49.80 元



# 目录

- 第一章 雪千丈 / 001
- 第二章 马上眠 / 006
- 第三章 世间 / 011
- 第四章 野山茶 / 018
- 第五章 继车 / 025
- 第六章 清盛 / 038
- 第七章 梅月夜 / 045
- 第八章 佛子与凡夫 / 054
- 第九章 春晓 / 062
- 第十章 砂金 / 070
- 第十一章 天狗风 / 077
- 第十二章 山之子 / 086
- 第十三章 山谷与天空 / 091
- 第十四章 山祭 / 097
- 第十五章 神隐 / 104
- 第十六章 初冠 / 113
- 第十七章 龙胆 / 121
- 第十八章 流放所之君 / 127
- 第十九章 异僧 / 135
- 第二十章 政子 / 143
- 第二十一章 一群青年 / 156
- 第二十二章 雨中轿 / 162
- 第二十三章 恋之旗 / 171
- 第二十四章 白衣使者 / 183
- 第二十五章 蓬壶之人 / 189
- 第二十六章 老将 / 198
- 第二十七章 邻国夏日 / 204
- 第二十八章 雨地·月天 / 211
- 第二十九章 石桥山 / 224

- 第三十章 碧血 / 232
- 第三十一章 启航 / 239
- 第三十二章 孤雁 / 244
- 第三十三章 奔赴镰仓 / 249
- 第三十四章 隅田川 / 254
- 第三十五章 忘却惊惧的众人 / 263
- 第三十六章 鹤冈 / 268
- 第三十七章 水禽 / 273
- 第三十八章 兄与弟 / 279
- 第三十九章 乳母之子 / 288
- 第四十章 新府繁昌记 / 291
- 第四十一章 驹 / 302
- 第四十二章 荣华散落 / 312
- 第四十三章 野性 / 318
- 第四十四章 途中之人 / 323
- 第四十五章 名马 / 328
- 第四十六章 木曾大人 / 334
- 第四十七章 马筏 / 339
- 第四十八章 一路通天 / 346
- 第四十九章 佞臣 / 353
- 第五十章 断崖 / 358
- 第五十一章 独愁 / 367
- 第五十二章 同根相克 / 375

## 第一章 雪千丈

“佐少主。”

“佐少主。”

“喂——”

飘零狂乱的白色风雪之夜中，矗立不倒的主从七骑一边高声呼喝，一边拼命找寻着佐少主的身影。

“不见了。”

“遍寻不见啊。”

“方才黄昏之时，抵达筱原堤前，少主还与我等一同前行的啊。”

七人的目光早已黯然无神、惊慌失措，就只能空虚乏力地看着眼前这劲扫四野、肆虐狂舞的白色魔鬼。

“莫不会……已经落入了敌人手中……？”

七人无不心急如焚。一瞬间，七人皆默然不语，任由飘飞的雪花落到眉毛、睫毛，战盔和马鞍上。

平治元年十二月。

即便是在近江国，人们也已知悉昨日，即二十七日的清晨，京都爆发了一场大乱。四明岳和逢坂山的对面，终日狼烟滚滚。湖畔的驿路和驿站中的人们都议论纷纷，说这场战乱的规模，必定远远大于四年前的那场保元之乱。

“——六波罗<sup>①</sup>大人有令，凡看到源氏中人，即刻拿下，押解至官府。若是看到义朝人等，休得放行。”

就在这时，平家的武士和驿站的杂役向人们宣布了命令。战事的结果可想而知。人们议论纷纷，都不敢插手多管追讨败将的事。到了二十八日的傍晚，不管是客栈还是住在野外的人家，都紧紧地关上了院门，连盏油灯都不敢点亮了。

“……没办法。”

<sup>①</sup> 六波罗（ろくはら），原为日本京都古代地名，亦为日本古代官职名，是在京都六波罗地方所设的行政机关首领，主要的任务是监视朝廷、统辖西国的御家人。本书之中，以此官职名来指代平清盛。

良久，左马头<sup>②</sup>义朝恍然言道。此人正是失踪的佐少主的父亲。

看年纪，义朝三十七八的模样。从其眉眼相貌和胯下骑着名马黑桃花毛的身姿，便能一眼看出其身份来。此人乃源氏的头领，虽然刚在六条河原的一战中败北，但身边却依旧簇拥着千余人的兵卒和旗本<sup>③</sup>。

“我等岂能舍主而去？”

帐下众将士对义朝忠诚不疑。

仓皇离京时，一行还有三四十人。路上却有人借口人多招摇而请辞离去，或是被追兵所杀……其中亦不乏重伤落伍者——越过势多时，一行人就只剩下了父子主从八骑人马。

环顾四周，义朝的身边就只剩下了十九岁的长子恶源太义平和十六岁的次子朝长。

跟随而来的家将，有金王丸、镰田兵卫正清、平贺义信等人。但行进之间，不知何时，之前一直跟在义朝身旁的三男，今年十三岁的右兵卫佐<sup>④</sup>赖朝却已不见了踪影。

莫不是被敌人生擒了？

还是被这千丈的积雪给埋住了？

家将们都坚信，佐少主是位性格坚强的公子，可他毕竟只有十三岁，身材太小。况且对义朝而言，比起嫡长子义平和次子朝长来，义朝更珍爱这位三公子——众人尽皆呆立原地，寻思哪怕人已被这千丈的积雪给埋住，若是不能把佐少主给找到，义朝恐怕都是不会往前半步的。

就在这时，义朝道：“罢了，赶路吧。他是我的儿子，要是还活着，那就会一个人想办法跟上来的；要是死了的话，那就死掉算了。这也没办法。”

说罢，义朝重新握起手里的黑桃花毛的缰绳，毅然策马向着眼前的伊吹山麓而去。

——不管了。

② 左马头（さまのかみ），日本古代官职名，亦称“马寮”，律令制官司之一，主要职能为管理各国牧场，分为“左马头”和“右马头”。本书之中，以此官职来指代源赖朝之父源义朝。

③ 旗本（はたもと），日本古代直属亲兵近卫兵一种称呼。日本古代军制中，士卒并非常年从军，而是在战时由农民等预备兵中募集抽调，而旗本则属于地方军队长官的直属武士，平时不参与农耕劳作，是一种专职直属的下级武士。

④ 右兵卫佐（うひょうえさ），日本古代官职，右兵卫府的次官，相当于正六位下。本书中指代源赖朝。此外，“佐大人”、“佐少主”等称呼，也出于此官职名。

义朝的一句话，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吃惊。

平日里，众人都认为义朝是位疼爱子女的慈父。

尤其是在面对佐少主时，简直就是到了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地步。临开战前，他并没有把源家历代相传的宝甲“源太产衣”和宝刀“髯切”赐给嫡长子义平和次子朝长。相反，他却心念阿佐此番乃是初次上阵，便把两件神物赐给了年方十三的三男。

众人本以为，眼下佐少主不见了人影，义朝必定会率先下令掉转马头，让众人分头去找。孰料，竟是——不管了！

义朝抛下这么一句话，自己转身策马而去。看着义朝的身影，手下诸将不由得眼角一热。

此刻大人——义朝的心境，并不难以揣测。

在六条河原，义朝已经损失了众多的家人和兵卒，作为败军之将一路落荒而逃。即便自己的孩子丢了性命，义朝也不能随意吵闹生事。

而此刻，占据义朝内心的念头，也并不只是一个右兵卫佐赖朝和其他孩子的事。他的心思，已经彻底放在如何挽回源氏整体的颓势上。义朝心中，充满了重大的责任感和无尽的遗憾悔恨。

先到西美浓海道沿线的青墓之宿去暂避一时吧。那家客栈的老板名曰大炊。此人的女儿名叫延寿，与义朝曾生过一女，名曰夜叉。如若此时前去寻访，一家人必定会热情盛待。

那么，之后就可以放手一搏，准备东山再起。

长子义平召集东山道的源氏人众，率兵攻向京都。次子朝长则下至信州路，集合甲斐源氏。而义朝自己，则可召集坂东<sup>⑤</sup>一带的族人，再次率军由东海道西进。兵分三路，一举杀向京城。

倘若有朝一日不让清盛、重盛父子也走上一番今日自己走过的这条积雪千丈的败军之路的话，义朝实在难以咽下心中的恶气。若是不能报仇雪恨，自己就再无面目作为武门统领，苟活于世了。此刻的义朝，早已横下了一条心。

这些念头，此刻正在义朝的心中熊熊燃烧，这使他的脸看起来也和平日出现了不同。估计他的内心，想必也一定是悲愤满腔、饱含泪水。

“……”

越是理解义朝心中的这份感觉，众将就越不知道该说些怎样的话来安慰。他

⑤ 坂东（ばんとう），日本古代对关东地区的一种称呼。



们就只能俯下战盔的金饰，默然无语地紧紧跟在黑桃花的马尾和铁蹄卷起的雪旋风身后前行。突然间，众将之一的镰田兵卫正清冲着默默走在最前的义朝高叫了一声。

“大人——大人。末将无法理解大人您心中的心思，但末将正清实在是无法放弃少主。请大人您先行一步，末将愿独自返回，在确认过佐少主的生死之后，再来追赶大人您。”

听罢正清之言，义朝道：“嗯，这样啊？”

义朝在狂乱的风雪之中掉转马头，一脸满意地重重点了点头。

即便身披铁甲，但在那冷若冰霜的皮肤之下，身为人父的血也依旧沸腾不已。明白了大人的心思，诸将中的金王丸考虑了片刻，紧随镰田正清之后，突然叫道：“大人。末将也望暂与大人告别。”

义朝稍稍犹豫了片刻。金王丸又道：“求您了。末将欲再度返回京城，确认过众人的状况之后，再行赶赴东国，追随大人鞍前马后。”

眼见金王丸眼眸中熊熊的烈火，听到金王丸情深意切的倾诉。义朝终于答允了金王丸的请求，说了一句“好，你去吧”之后，义朝率领着剩下的四五骑人马，继续向着风雪漫天的远处驰去了。

目送着众人走远，镰田兵卫正清与金王丸两人立刻掉转马头，取道向西，一边呼唤着佐少主的名字，一边前行。尽管一路上根本不见半个人影，二人却也寻思少主或许是被积雪埋住，又或者摔到了田野之间。冲着漫天的风雪和无垠的原野，他们不住地呼唤着少主的名字，缓辔前行了两三里的路程。

“兵卫大人。”

“嗯？何事？”

“抱歉，寻找佐少主之事，就拜托给兵卫大人了。在下将于此处森山宿与兵卫大人分道扬镳，前往京城了。”

看到金王丸转身欲走，镰田兵卫正清冲着他的背影叫道：“金王，金王。”

“在。”

“暂且稍待片刻。前方山阴处，似有间小屋。或许乃是猎人小屋。你我不如一同先去那里暂避片刻——”

说着，兵卫正清一马当先，率先策马向着小屋而去。来到屋旁，兵卫正清往屋里窥伺了一下，却不见屋中有人，唯见地上的炉穴中尚残余着些许的余烬。正清将

炉穴边的柴火扔进炉中，坐下身去。

“金王。阁下说准备返回京城，但眼下都城之内，除了那些向平家摇尾乞怜，欲图求得苟延残喘的懦夫，凡列名源氏家中之人，已然全都隐姓埋名以避灾祸了……明知山有虎，你还准备偏向虎山吗？”

“正是。战乱刚刚结束一两日，京城之内，想必余烬尚未彻底熄灭。而那些耀武扬威的平家众将，也着实令人气恼。但若见机行事的话，想必定能避开敌人耳目，混入其中。”

“之后呢？”

“阁下是说潜人之后？”

“如此说来……对于此番的使命，阁下心中已大致有头绪？”

“不，此番的使命，并非义朝大人之令。虽然义朝大人从未提起过此事，但在下金王却早已体察到了大人心中的想法。沿途之上，在下也曾多次向大人提起过，但直至方才，大人才终于点头应允了在下的请求。”

“亏得阁下心思机敏。即便我等源氏一门亡于今日，但明日的血缘也同样不会就此断绝。京城之中，必定还留有继承了我等源氏门中血缘之人。”

炉穴中的火焰，再次燃烧起来。

灿烂的火光，映得二人的战盔和太刀熠熠生辉。二人满身的积雪，也化作了点点露水滴落下来，胜似二人心中之泪。

“……”

除却跟随义朝一同上阵的年轻少主之外，在另外的馆驿之中，义朝大人膝下尚有一位不曾离开母亲身边的幼子。

三名幼子的母亲，便是之前在九条院中做杂仕女的常磐御前。此女并非深闺之女，故而平日里并不常在世人前抛头露面，即便是在一族之人的盛事之上，也极少出现。尽管之前此女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但她与左马头义朝之间，却已生下了时年七岁的今若、五岁的乙若和尚在襁褓之中的牛若三位公子。

## 第二章 马上眠

二人并不打算在屋中久留。炉火若是过于旺盛，不但会使人耽于温暖，令之后的路程更觉痛苦，同时还会招人耳目。

稍作逗留之后，二人便离开小屋，再次策马疾驰，到得方才的岔路口。

“后会有期，金王。”

“后会有期，兵卫大人。”

二人心中各自怀着无量感慨，彼此呼唤了一声。

“愿阁下此去一帆风顺。常磐夫人与三位公子的前途，就托付在阁下身上了。”

“在下明白。”

金王答道，语调颇让人感觉放心。金王又道：“附近并不太平，阁下也需多加留心，千万保重——愿阁下早日寻得佐少主，赶上大人，平安逃离，踏上美浓路。”

“唔。如此，那就改日东国相见了。”

“嗯。就此别过。”

“就此别过。”

金王独自策马西去。

兵卫正清在路口向东而去，左临琵琶湖，再次四处搜寻起了佐少主的身影。

然而，直到清晨，兵卫正清也依旧未能发现右兵卫佐赖朝的人影。

赖朝丝毫未曾觉察，自己究竟是在何时从父亲兄长和帐下众将的队伍中掉队的。

赖朝一怔，猛然睁开了被雪花覆盖冻僵的眼睑，眼前却已再不见父亲的身影。也看不到兄长和帐下诸将的人影。

“掉队了吗？”

赖朝急忙策马急赶。

赖朝心中一惊，胯下的坐骑也随之一惊，卷起一阵白色的旋风，一路狂奔向前。

但未能疾驰多远，坐骑立刻便又再次疲累了起来。赖朝此刻也同样满身疲累。

他的心中，没有不安，没有感情，甚至没有恐惧。

唯有倦意。

他只是个年方十三的童子武者。虽然身披源氏世代相传的绀缀宝甲“源太产衣”，腰佩“髯切”太刀，跨坐于鹿毛鞍上，看似一位威仪堂堂的武者，但赖朝此时只有十三岁。

“……好困。”

赖朝心无他念，就只有这唯一的念头。

虽然双手已然冻僵，下意识间自然地握住了马鞍和辔绳，但赖朝的脑海却丝毫没有自己此去的方向。就仿佛眼前这白茫茫的天地一般，赖朝的脑海中也同样是一片空白——白色，恍惚之间，赖朝在这无尽的白色中晃动着身体。

回忆间。

他已经无数次地陷入了这种状态之中。或许，自己就是在陷入恍惚之中时，与父亲义朝和家人走散的吧。走在这霏霏纷纷的白毫大雪之中，只需相隔十间二十间的距离，便再也无法看清彼此的身影。而道路之上，也看不到任何的马蹄印迹，分不清众人究竟是取道东行，还是掉头向西了。

——佐少主。

——佐少主。

似乎有人正在呼唤自己。赖朝一惊，赶忙睁大了眼睛。好美！眼前，唯见一片凄美的鹅毛大雪。

赖朝策马上前，并无半个人影，收辔停马，也丝毫不感觉不到人的气息。白茫茫一片。空无一人的世间，竟是如此的美。

不知何时，赖朝再次在马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也不知原先是何处的家臣，森山宿中，住下了一名落荒逃来的人称源内兵卫直弘的可怕浪人。

白天，六波罗的武士曾来过此间，召集驿馆客栈的老板官员，训示道：“倘若有人遇到左马头一族，抑或其他源氏家人饿极乞食，疗伤求药，可当场和颜以待，将其招至小屋中。待其进入屋中之后，便当即刻投报官衙，或求助于官员、地头武士，务必将源氏之人生擒活捉——休得手下留情。若有人胆敢包藏源氏中人，必当治以重罪。此外，手刃源氏的残兵败将者，献上其人首级，可保汝等出人头地。能否成就一世富贵，全在此天赐良机了。”

岁末年初，正是众人等待着春日再来的时候，源内兵卫却自秋天起便始终是一身布袄。听闻了朝廷颁布的这番诏令之后，他便立刻飞奔到病弱的孩子和叫嚷的女子居住的茅草屋，一边砍伐着屋后树林里的竹子，一边说：“春天的脚步终于近了。”

他在削尖的竹竿尖上抹上油，野猪般的眼睛里散发着光芒，大白天的就四处转悠寻觅，却始终无法追寻到半点春天的脚步声。

夜晚来临。

暴风雪暂且停歇之时，幽蓝的月光不时露出脸来。源内兵卫就仿佛一条野狗一般，踏着积雪缓缓来到客栈外。

——咔嚓。

客栈外的马厩里传出了响动声。马匹的身后，两柄长柄刀散发着寒光。

“……是、是谁？”

源内兵卫和对方都吓了一跳。

过了一阵，三人才彼此看清了对方的面容。

“这不是源内吗？”

从马匹草粮堆后边现出身形来的，同样也是这处客栈里的浪人。如今的他，已经彻底一扫平日的懒惰，顶着刺骨寒风，驱散了浑身倦意。

“如何？”

“何事？”

“有什么收获没？”

“没啊。”

“呃……他娘的就只看到天上飞大雁。”

就在三人彼此发泄牢骚之时，雁群斜斜向着湖畔飞去。一骑武者悄悄地走过了呆呆眺望着雁群的三人身后。

驿路上的积雪已被铲开。路旁两侧的积雪，已经堆到了厢房的门口。隔着雪堆，马背上的半个身影一闪而过。

“……唔？”

“嘘。”

长柄刀和竹枪扑到雪堆上，紧跟在武者的身后——然而，马上的武者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的身上，完全看不到残兵败将的那种惊恐模样。

“这厮怎么回事？”

“哦？他娘的，睡着了啊？”



相反，三个人却犹豫了起来。

武者的身影威风不减。那模样，就如同突然坠落到凡间的星辰一般。虽然三人并不知道武者身上的光芒，是身着的“源太产衣”和腰悬的“髻切”散发出的灿烂光芒，但他们却能看出，此人的装扮绝非常人。

出人头地的良机，已在眼前。三人心中明白，自己已经遇到了春天的脚步声——岂能白白放过——三人彼此使了个眼色，源内率先从雪堆后跳了出来。

“公子留步。”

“……”

右兵卫佐赖朝一愣，愕然回头看着三人。

一名素昧平生的陌生男子用竹枪指着自己，嘴里正念叨着些什么。除却此人，周围还有另外两名手持长柄刀的人，也在瞪着自己。

距离实在太远。对方却也没有擅自靠近。赖朝甚至就连“干吗”都没问一句。

他的心中甚至都没有任何的恐惧。因为之前他早已看惯了长矛大刀沾满血迹的战场。而即便下人手持利刃站在面前，在他看来也不过就像些耀武扬威的螳螂一样。

“公子哥儿，没长耳朵吗？”

“……”

“你从何而来，去向何方？罢了，此事不问也罢。前方并无逃遁之路——公子且下马，我等去给公子备些粥饭。”

“……”

赖朝依旧默然不语，任由马匹缓辔前行。

“嗨，还不停步吗？”

源内兵卫岂容眼看到嘴的肥鸭飞走。他端起竹枪，扑身刺去。赖朝紧紧抱住了马颈。马匹高高抬起了前蹄，疯狂地往后退去。

雪水令竹枪长柄在手中一滑。虽然刺中了什么，但对方却并无任何的反应。源内兵卫心中一急，抛下竹枪，伸手拔出腰间的野太刀<sup>①</sup>，追在疯狂打转的马匹鞍前。

“唔。”赖朝扭过头去，大喝一声，“你疯了吗？”

刚一开口，他便伸手拔出髻切太刀，发疯地向着源内兵卫的脖颈砍去。

① 野太刀（のたち），日本古代兵器太刀的一种。

听到耳边那野兽般的惨叫，看到喷射而出的浓黑之血，赖朝自己也不由得一怔。这一怔，终于让他彻底清醒了过来。

“速速下马。”

对方依旧还在叫嚷。说话之人，正是一手握着一柄长柄刀，一手牢牢抓住马辔不放

的男子。赖朝在马鞍上站起身来，大喝一声“放肆”，隔着马头挥刀砍去。男子往后一跳，前臂却已被刀刃卸下，“哇”地大叫一声，倒在了地上。

血迹如同一把巨伞，在雪地上渐渐扩散开来，看得人心中发毛。剩下那名手持长柄刀之人早已吓得不敢靠近。

赖朝冲着满面惧色之人呵斥了一声“还来吗”，之后便用手中的太刀刀背轻轻拍了拍马臀。

或许是见了血的缘故，赖朝胯下的战马也突然抖擞起了精神，霎时间变得彪悍桀骜起来。它就如雷神一般高高翔跃而起，撕裂开漫天的雪风，疾驰了起来。

突然间，赖朝心中感觉到了一丝畏惧。

父亲上何处去了？兄长呢？一族之人呢？

到了翌日，赖朝甚至不得不和之前跟他相依为命的坐骑道了别。深厚的积雪，让马匹扭断了脚。徒步而行，身上的铠甲尤其让人感觉无比笨重。为了避人耳目，赖朝只得连同马匹一道，弃下身上这代代相传的太刀与战甲，轻装而行。

到得二十八日夜里，赖朝甚至已经到了不记得自己究竟在何处彷徨的地步。睡眠不足，让他只觉得头痛欲裂。赖朝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耳朵和面颊，毫无知觉，感觉它们就仿佛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一般。他的脑子里，甚至就连父亲和兄长的事都无法再想起。不可思议的是，战场的景象，却一直未从脑海中消失过。闭上眼睛，那天从六条河原一直延烧到御所附近的大火和黑烟就会再次出现在眼前，太刀和羽箭划破长空呼啸而来的声音也会在耳边复苏。脑海中回想起来的，是那些少了脑袋、依旧蹒跚前行的躯体和没了双腿的尸体。

这不是恐惧。这绝非是“恐惧”这个肤浅的字眼所能概括的。

“所谓战争，原来就是这样的。”

赖朝的心中，就只剩下了这样的想法。心中满怀着这挥之不去的幻想和回忆，夜里，赖朝在江州浅井山村一户人家的无门厢房下，挤在柴火和腌菜缸的缝隙之间，深深地陷入了睡梦之中。

### 第三章 世间

黎明时分，那户人家的主人到柴房中拿取柴火，看到赖朝的身影，不由得一愣。

“老婆，你来看下……快点，快点。”

家中的女主人也赶忙跑出厨房，和丈夫一起探头往屋里看了一眼。立刻，她也惊异得睁大了眼睛。

尽管已经到了清晨，赖朝却依旧沉睡在薪柴的缝隙间。旭日的晨光，透过破烂厢房屋檐下垂着的冰柱，洒在了赖朝的脸上。

赖朝的睡脸看上去就如同白玉雕成的佛像，散发着高雅的光芒。稍显修长的面颊下端微微膨胀，无忧无虑的轻轻鼾声相伴而起。

“这是谁家的孩子……？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过了一阵，主人叹息着说。妻子吓得如同小猫小鸟一样，把嘴凑到丈夫耳边说道：“不会是残兵败将的孩子吧？”

主人一怔，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般的表情。他默默地点了点头，踮起脚尖走出屋外，与妻子商量了起来。

“咋办？”

“报官吧。”

“看他挺可怜的呢。”

“话是如此，但今日平家的武士都来颁布好几次命令了。若是招致了官府的怀疑，那可就……”

“不，他也实在太过可怜了。咱们膝下也有和他年纪相仿的孩子不是？”

平日里，一家人以制作膏药为生。主屋之中，夫妻俩的孩子和男子们正在捣药炼制。

“那就给他些饭食，再添些味噌，让这孩子走吧。顺带再告诉他一下山路的方向。”

宅心仁厚的男主人叮嘱妻子道。

被人摇醒之后，赖朝立刻就被人赶出了门。

出生以来，头一次接受别人施舍的食物，赖朝热泪盈眶。走进山中，赖朝吃下了夫妻俩施舍的饭食。

浅井的北郡，是一片深山老林。赖朝不住地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走去。来到一处名为小平的地方，他遇到了一位尼姑。

“阁下欲往何方？”

“青墓。”

“翻山越岭吗？”

尼姑摇了摇头。

若是取道不破关的话，还有些可能，但要在如此大雪之中，翻越过美浓的座座大山，简直就让人想都不敢想象。

“罢了，暂且先到贫尼的草庵中歇息片刻吧。”

眼见赖朝相貌不凡，尼姑开口相邀。但她却什么都没有问。一个月的时间里，赖朝就一直起居于尼庵之中。

昏暗，憋屈，寒冷。

身上裹着稻草和草席，赖朝一直默默等待着尼姑点头，答允自己离去。每一天，充斥在赖朝耳边、让他谙熟于心的，就是尼姑早晚念诵《法华经》的声音。

虽然无法理解经文的意义，但坐在尼庵中聆听，赖朝的心中却总能感到开心和享受。

经文之中，出现了无数的“世尊<sup>①</sup>”和“释迦牟尼佛”之类的字眼。听过这些经文，赖朝感觉到人世间似乎并非只有平家一门，同样还有一位名叫“世尊”的人。这是一位公明正大、大爱无边的人，赖朝坚信，只要心存善念，那么世尊甚至也会站到自己的一边来。

“越山而去吧。”

听到尼姑的话，赖朝终于走出了尼庵。

树木的枝头上，已经从积雪下萌生出了嫩芽。春日将至的天地，美到了令人目眩的地步，映在了赖朝的心间。十三岁的他，就像是刚从娘胎里出来一样，一边流盼着身边的鸟啼云动，一边沿着山路一路向东。

一名养鹌鹑的渔民离开细谷川的道路，向着村里走去。

① 世尊（せそん），古代日传佛教中的神佛，佛陀的尊称。